

# “临川四梦”中“至情”思想的演变与超越

谢 为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1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16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3日

## 摘 要

汤显祖作为晚明主情文艺思潮的集大成者，以“至情”为精神内核创作的《临川四梦》，并非四部独立的戏曲作品，而是一条逻辑严密、层层递进的思想演进之路。本文以“情-道”的内在升华为核心线索，结合《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的曲词、题词与创作背景，梳理汤显祖“至情”思想的完整流变。文章认为，汤显祖的至情思想绝非对世俗情欲的简单张扬，也非对情感的彻底否定，而是以个体之情为起点，经过现实抗争、欲望反思、精神融通，最终升华为超越功利、生死与世俗桎梏的生命大道。这一思想轨迹，既是汤显祖个人仕途坎坷与生命体悟的精神写照，也是晚明文人在心学、禅学与社会变局中寻求精神出路的集中反映。

## 关键词

汤显祖，临川四梦，至情思想

## The Evolu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Utmost Emotion” Thought in the “Four Dreams of Linchuan”

Wei Xi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21, 2026; accepted: May 16, 2026; published: June 3, 2026

## Abstract

As the culmination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s sentiment-focused literary movement, Tang Xianzu's "Four Dreams of Linchuan"—created with "supreme emotion" as its spiritual core—constitutes not four isolated theatrical works, but a logically coherent and progressively layered intellectual evolution. This study traces the complete development of Tang's "supreme emotion" philosophy through

文章引用：谢为. “临川四梦”中“至情”思想的演变与超越[J]. 国学, 2026, 14(3): 711-715.

DOI: 10.12677/cnc.2026.143099

the lens of “emotion-transcendence”, analyzing lyrics, inscriptions, and creative contexts from *The Purple Hairpin*, *The Peony Pavilion*, *The Dream of Nanke*, and *The Story of Handan*.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ang’s supreme emotion philosophy neither simplistically glorifies worldly desires nor completely negates emotions. Instead, it begins with individual emotions, progresses through real-world struggles, desire introspection, and spiritual integration, ultimately elevating to a life philosophy transcending utilitarianism, mortality, and societal constraints. This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not only reflects Tang’s personal struggles in officialdom and life reflections, but also epitomizes how late Ming literati sought spiritual solutions amidst Neo-Confucianism, Z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upheavals.

## Keywords

Tang Xianzu, Four Dreams of Linchuan, Ideal of Utmost Emo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情为本体，以情抗理

汤显祖的“至情”思想，诞生于程朱理学僵化压抑、王阳明心学兴起、市民文化蓬勃发展的晚明时代，其最初的形态扎根于人间烟火，聚焦于男女情爱，以最朴素、最炽热的方式对抗封建礼教与现实强权。《紫钗记》与《牡丹亭》作为“临川四梦”的前两梦，共同构筑了“至情”思想的世俗起点，前者是现实层面的试探与奠基，后者则是精神层面的突破与巅峰，二者一脉相承，完成了“情”从世俗情感向生命本体的跨越。

《紫钗记》本于唐代蒋防的传奇《霍小玉传》，汤显祖在改编过程中，彻底改写了原作的悲剧宿命，将其转化为一部“以情胜权”的情感颂歌，这也是其“至情”思想的首次正式亮相。全剧以霍小玉、李益的爱情为主线，核心冲突围绕“情”与“权”、“私爱”与“强权”展开。李益状元及第后，被当朝权臣卢太尉看中，强行逼迫其迎娶自家女儿，以权力裹挟婚姻，以权势碾压真情。霍小玉的处境因此变得极为被动：被弃、被欺，乃至流落风尘、贫病交加。但她始终没有动摇。剧中她有一句念白：“我一心等待李郎，便是死也甘心。”这话说得直白，却恰好是汤显祖所谓“至情”的雏形——不计利害、不惧压迫，将爱情视为个体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值得注意的是黄衫客这个角色。他不是神仙，也不是官场中人，而是江湖侠客。在《解围》一出中，他有一句自道：“你只道官高势大，谁识我侠骨丹心。”全剧的转折正系于此人——凭借自身的声望与魄力，他迫使卢太尉妥协，最终让李、霍二人破镜重圆。这个设定其实透露出信息：在《紫钗记》的阶段，汤显祖的“至情”仍然依附于现实逻辑。情感虽有力量，但尚不足以仅凭自身战胜社会秩序，仍需借助外部(且是侠义而非神异的外部力量)来实现圆满。这与后来《牡丹亭》中“情可以超越生死”的激进表达，确实还有一段距离。但不可否认的是，《紫钗记》首次明确了“情重于权、情贵于利”的价值立场，为后续“至情”思想的极致发展埋下了重要伏笔。

如果说《紫钗记》是“至情”的浅吟低唱，那么《牡丹亭》便是“至情”的振臂高呼，汤显祖以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将世俗情爱推向了超越生死、突破礼教、统摄幽冥的本体论高度。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汤显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至情宣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sup>[1]</sup>这一论断彻底颠覆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将“情”置于宇宙万物的核心位置，使其成为先于理、高于理、支配生命的终极存在。杜丽娘的形象，正

是“至情”的完美化身。她出身宦宦之家，自幼被封建礼教层层束缚，足不出户，不知春色为何物。《惊梦》一出中，杜丽娘偶然游园，面对大好春光，发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千古慨叹，这不仅是对春光易逝的惋惜，更是对自身被压抑的青春与生命的觉醒。她因梦生情，爱上梦中书生柳梦梅，这份情感无中生有，却一往而深，最终为情而死，在《寻梦》中悲唱：“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以死亡守护自己的至情。更为震撼的是，杜丽娘的情感即便在死后也未曾消散。《冥判》一出中，地府判官查阅生死簿，得知杜丽娘因情而死，非但未曾责罚，反而被其至情打动，感叹“这情枝情叶，要向人间种”，允许她魂游人间，寻找梦中爱人。死后魂牵、人间寻爱、死而复生，杜丽娘以一己之情，战胜了人间礼教、生死界限与阴间律法，最终冲破家庭阻挠，与柳梦梅终成眷属。在《婚走》一出中，杜丽娘直言“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宣告了情感自由的终极胜利。

《牡丹亭》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将个体情感从封建伦理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反抗压迫、实现生命价值的核心力量。汤显祖借杜丽娘的生死轮回，证明了“至情”的无限力量：它可以超越生死，突破礼教，撼动鬼神，改写命运。从《紫钗记》到《牡丹亭》，汤显祖完成了“至情”思想的世俗建构，情不再是现实生活的点缀，而被上升为生命的本源、价值的尺度、精神的归宿[2]。

## 2. 梦幻空观，情根觉醒

《牡丹亭》的问世，将汤显祖的“至情”思想推向了世俗层面的巅峰，但这并非其思想的终点。随着仕途屡遭贬谪、亲见晚明官场腐朽、社会动荡，加之与达观禅师、罗汝芳等佛道人士、心学传人深度交往，汤显祖的思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向：从对世俗情爱的极致张扬，转向对功名、欲望、生命本质的深刻反思。《南柯记》正是这一思想转折的标志性作品，它以梦幻为载体，以佛家空观为内核，将“至情”从向外抗争转向向内自省，从世俗执着转向精神觉悟，完成了“情”向“道”过渡的关键一步。《南柯记》取材于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汤显祖在原作基础上，注入了浓厚的佛理哲思，以淳于棼梦游槐安国的故事，构建了一个“以蚁国喻人世、以梦幻喻人生”的寓言世界[3]。作品中的淳于棼，本是落魄武士，醉酒后梦入槐安国，机缘巧合之下被招为驸马，历任南柯太守，官至左丞相，享尽荣华富贵、娇妻美眷、权势地位，在《尚主》一出中得意自白：“人生富贵，此为至极”，俨然是传统士大夫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生。然而，这场看似完美的人生，终究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境。汤显祖以细腻的笔触，铺叙了淳于棼从发迹到败亡的全过程：在南柯太守任上，他曾勤政爱民，小有政绩，但步入朝堂中枢后，逐渐沉溺于权力与享乐，卷入宫廷斗争，最终在公主去世后失势被逐。一梦醒来，淳于棼发现所谓的槐安国、金枝公主、官场荣辱，不过是庭院中槐树下的蚂蚁洞穴，一切繁华皆为泡影，一切执念皆为虚妄。《寻窟》一出中，淳于棼凝视蚁穴，悲叹“荣华富贵，瞬息成空”，道尽了世俗功名的虚幻本质。

与《紫钗记》中“情与权”的浅层冲突不同，《南柯记》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士人内心的欲望本身。汤显祖借蚁国梦境，撕开晚明官场的荒诞与腐朽：仕途沉浮不由己，功名富贵皆虚幻，权力与欲望只会让人迷失本性，越陷越深。此时的汤显祖已经意识到，前期所张扬的世俗之情，一旦沉溺于欲望与功利，非但不能解放人性，反而会成为束缚生命的枷锁。最具思想转折意义的情节，是淳于棼“斩断情根”的觉悟。梦醒之后，他仍对梦中的情爱、亲情、权势念念不忘，执念难消[4]。契玄禅师点化道：“众生情根，念念不断，所以轮转三界，沈溺四生。”所谓“情根”，早已不是《牡丹亭》中纯粹的男女之爱，而是涵盖了情爱执念、功名贪恋、权力欲望、世俗牵挂的心灵执着。最终淳于棼火烧蚁穴，斩断情根，顿悟人生如梦、万法皆空。汤显祖在《南柯记题词》中直言：“梦了为觉，情了为佛。”这八个字，是《南柯记》的思想核心，也是其“至情”思想转折的关键标志。至此，他不再将情视作反抗礼教的武器，而是将其视作通向觉悟的路径；不再执着于世俗的圆满，而是追求心灵的解脱。达观禅师所倡导的“梦幻泡影、

破除执念”的佛学思想，与王阳明心学“明心见性”的理念深度融合，促使汤显祖的“至情”思想开始脱离世俗土壤，向哲学超越层面攀升[5]。可以说，《南柯记》是“至情”思想的中转站：它否定的，是沉溺欲望的迷情；肯定的，是洞察本真的觉悟之情。这一步，为最终“情道合一”的境界扫清了障碍。

### 3. 消解执念，大道圆融

《邯郸记》作为《临川四梦》的最后一梦，是汤显祖一生思想的总结与升华，也是“至情”思想从“情”到“道”终极超越的完成之作[6]。这部作品在《南柯记》梦幻空观的基础上，对世俗人生、功名欲望、人性贪婪进行了更为彻底、更为尖锐的解构，最终融通儒释道三家思想，将狭隘的世俗之情，升华为包容生命、洞察宇宙、超越生死的生命大道，实现了“情道合一”的哲学圆融。《邯郸记》取材于沈既济的《枕中记》，以卢生黄粱一梦的故事，将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彻底还原为一场转瞬即逝的虚幻梦境。卢生出身贫寒，胸怀仕途之志，在邯郸旅店中偶遇吕洞宾，获赐仙枕，入梦之后，他凭借裙带关系登科及第，无需真才实学便可平步青云；在官场之中，他勾心斗角、陷害忠良、趋炎附势、贪图享乐，《骄宴》《死窠》等出，将其虚伪、贪婪、纵欲的一生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享尽荣华富贵，位极人臣，最终纵欲而亡，一生所谓的“功业”，不过是一场钻营取巧的闹剧。而当卢生在梦中寿终正寝、猛然惊醒时，旅店锅中的黄粱米饭尚未煮熟，一生荣辱、半生繁华，不过是一顿饭的功夫。汤显祖以极度冷峻、犀利的笔调，彻底解构了世俗功名的价值：科举制度虚伪不堪，官场生态黑暗腐朽，士人追求的富贵、权力、地位，皆是虚无缥缈的幻象，毫无真实意义可言。与《南柯记》相比，《邯郸记》的解构更为彻底：它不仅否定功名的虚幻，更否定了世俗人生整体的虚妄；不仅批判外在的社会环境，更直指人性深处的贪婪与执念，将晚明社会的精神危机暴露无遗。

但汤显祖并未走向虚无主义，相反，他在消解世俗执念之后，以“道”重构了“至情”的终极意义。剧中吕洞宾度脱卢生，使其看破红尘、得道成仙，这一结局并非意味着“无情”，而是“情”的升华。汤显祖笔下的“道”，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智慧：儒家给了他济世的情怀，让他放不下现实黑暗的批判，也放不下民生的关切，终究没有真正出世；道家教他自然超脱，追求精神自由，顺应本心，摆脱世俗桎梏；佛家则以悲悯空观，帮他破除执念，洞见生命实相，以慈悲待人。

在《邯郸记》的世界里，“至情”不再是《牡丹亭》中生死相随的男女情爱，不再是《紫钗记》中坚守初心的世俗情感，也不再是《南柯记》中需要斩断的情根执念，而是一种超越个体欲望、生死荣辱、功利得失的大情、大爱、大道。汤显祖在《邯郸记题词》中写道：“一生欢乐事，莫非心头梦。”真正的至情，不是沉溺于梦中的悲欢离合，而是醒后觉悟的自在与圆融；不是对世俗欲望的执着，而是对生命本真的体认。

至此，汤显祖的“至情”思想完成了终极超越：始于情，不废情，而超越情；立于人间，关怀人间，而超脱人间[7]。情与道不再对立，而是相互成就——情是道的根基，道是情的归宿，个体的世俗之情，最终升华为安顿生命、融通万物的哲学大道。这也是汤显祖为晚明文人，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最珍贵的精神范式。

### 4. 至情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文化精神

从《紫钗记》的世俗奠基，到《牡丹亭》的本体高扬，再到《南柯记》的梦幻反思，最终归于《邯郸记》的情道合一——汤显祖“至情”思想的这条演进轨迹，并非偶然的创作波动，而是一条逻辑严密、步步攀升的精神路径[8]。其背后，是个人生命体验与晚明时代思潮的双重驱动，也蕴含着值得深究的文化精神与思想价值。

从个人生命史来看，汤显祖的思想演变与其仕途境遇、人生体悟高度契合。他一生正直不阿，不肯依附权贵，拒绝张居正、申时行等权臣的拉拢，因此屡遭贬谪，仕途坎坷。他曾在基层为官，体察民生疾

苦，也亲见晚明官场的黑暗、政治的腐朽、士人的堕落，早年对世俗情感、现实理想的热烈期待，在一次次挫折中逐渐冷却，转而向内寻求精神安顿。早年作《紫钗记》《牡丹亭》，以情反理，反抗人性压抑；中年作《南柯记》，反思欲望，看破功名虚妄；晚年作《邯郸记》，融通三教，实现精神超越[9]。《临川四梦》，正是汤显祖一生心境、思想、人格的真实写照。

从时代思潮来看，汤显祖的“至情”思想是晚明文化激荡的集中产物。王阳明心学“心即理”“致良知”的哲学命题，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肯定了个体心性情感的价值，为“至情”思想提供了哲学根基；李贽“童心说”推崇本真性情，反对虚伪礼教，与汤显祖的主情立场高度契合；而晚明禅学、道教内丹学的流行，又为其思想超越提供了佛道资源。汤显祖将心学的重“心”、禅学的重“悟”、道学的重“真”、儒家的重“世”融为一体，形成了独树一帜、博大精深的“至情”哲学。

尤为可贵的是，汤显祖的“情道合一”思想，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思想的道路：它既不同于程朱理学“以理灭情”的禁欲主义，也有别于狂禅派“纵欲任情”的享乐主义，而是在肯定个体情感、人性欲望的基础上，实现精神的提升与超越。它既入世又超脱，既重情又尚真，既关怀现实又追求自由，为中国古代文人提供了“以情立人、以道安身”的精神范式，也让其思想超越了晚明的时代局限，具备了更为持久的人文价值。

## 5. 结语

“临川四梦”看似四部独立的剧作，实则是汤显祖“至情”思想一脉贯通、层层递进的精神编年。从《紫钗记》中霍小玉的痴心守候，到《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生死相随，再到《南柯记》中淳于棼的梦醒觉悟，最终归于《邯郸记》中卢生的黄粱一梦——四部作品，四种人生，共同完成了一场关于“情”的漫长追问与终极超越。这条演进路径有其内在的逻辑：先立乎其大，后破乎其执，终归于其融。汤显祖没有停留在《牡丹亭》式的激情高扬，也没有止步于《南柯记》《邯郸记》式的幻灭虚无，而是在解构之后重新建构，在否定之后重新肯定[10]。他让“情”经历了从世俗到本体、从执念到觉悟、从个体到宇宙的三重跃升，最终在儒释道的交汇处，为“至情”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哲学根基。回看汤显祖的一生，仕途坎坷，理想屡挫，但他并未走向消极避世，也没有沉溺于愤世嫉俗。他将现实的关切、对生命的追问、对理想的执着，一并熔铸进“临川四梦”之中。这份以情立人、以道安身的精神范式，既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最有力的回响，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穿越时代的人文遗产。在今天看来，汤显祖的“至情”思想仍然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情感，既不是对欲望的纵容，也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在认清生命有限与世事虚幻之后，依然保有对人间的热忱与对自由的向往。

## 参考文献

- [1] 汤显祖. 牡丹亭记. 题词[M]//毛晋, 编. 六十种曲.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2] 刘一丁. 论“临川四梦”之“梦”与“至情”内涵[J]. 文学艺术周刊, 2023(18): 17-19.
- [3] 许珮珩. 从汤显祖“记梦诗”看“临川四梦”的至情书写[J]. 大众文艺, 2020(13): 26-27.
- [4] 申宁宁, 熊俊敏. 浅谈“临川四梦”其“因梦成戏”的美学特征[J]. 明日风尚, 2019(15): 176-177.
- [5] 李劲松. 戏台之后——“临川四梦”与汤显祖的思想转折[J]. 文化学刊, 2024(10): 218-221.
- [6] 李骋昊. 《临川四梦》中的汤式至情论思想[J]. 青年文学家, 2017(21): 142-143.
- [7] 康保成, 陈燕芳. “临川四梦”说的来由与《牡丹亭》的深层意蕴[J]. 文艺理论研究, 2017, 37(3): 53-65.
- [8] 杜桂萍. 从“临川四梦”到《临川梦》——汤显祖与蒋士铨的精神映照和戏曲追求[J]. 文学遗产, 2016(4): 14-30.
- [9] 任怡珊. 发乎情, 止乎礼义——从“临川四梦”看汤显祖的至情论[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3(3): 75-77.
- [10] 李法亮. 以临川四梦为例看汤显祖的“至情论”戏剧思想[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16.